

紀實文學

宇宙新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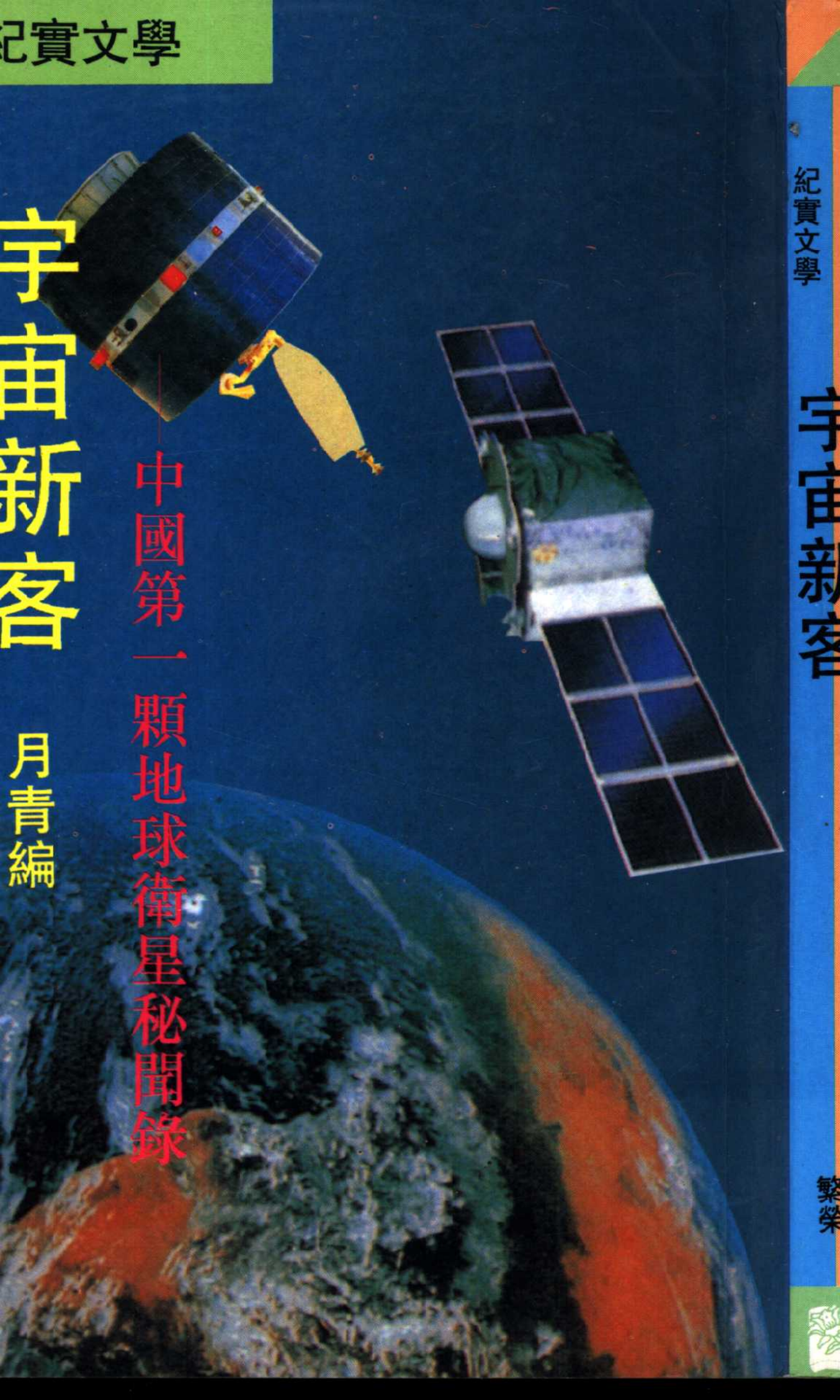
月青編

中國第一顆地球衛星秘聞錄

紀實文學

宇宙新客

繁榮



紀實文學

宇宙新客

中國第一顆地球衛星秘聞錄

月青編

繁榮出版社

目錄

■序篇

3

■出山猛虎與不速之客

7

■風流情種的憂傷與渴望

25

■粉墨登場的上海來客

39

■男兒有淚不輕彈

46

■女大學生攀高的階梯

57

■SLTK——3的陰影

70

■ 虎狼之間

84

■ 找到寡婦門上的科學家

93

■ 鬼門蠅算

103

■ 燃燒的雪

112

■ 誘惑

124

■ 天怒人怨

133

■ 美女蛇的天敵

141

■ 美女蛇和豺狼的噬咬

147

■ 殘骸的控訴

159

■ 劫持即將發生

169

■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181

■ 將身心押給林立果的女人

191

■ 無聲墜落的淚

202

■ 林彪發怒了

207

■ 魔爪伸向將軍

215

■ 美女凋謝在胡楊樹下

226

■ 一個苦澀的結尾

229

宇宙新客

序篇

爆炸！

爆炸！

「凌空一爆，震動全球！

中共文化大革命的陰影」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合衆社……幾乎在同一時刻向全世界報道了一條舉

世震驚的重大新聞：

中共在地處本土的西北戈壁的火箭發射基地，於昨日格林威治時間十一時三十分，發射了一枚巨型運載火箭。該基地係一九五八年由蘇聯派出大批專家援建的中共第一個老牌導彈綜合試驗發射中心；迄今爲止，已試驗發射了多種型號的導彈，爲中共軍隊的強大立下殊功，爲世人所矚目。但此次巨型運載火箭的發射試驗卻遭到慘重的失敗！

當那個乳白色的龐然大物點火後，升空不到三仟英尺，從巨型運載火箭的中部驟然閃出一束耀眼的白光，伴著雷鳴般的一陣轟響，隨即爆炸解體。瞬間，成百噸的推進劑液體四處飛濺，形成衝天的蘑菇雲並在空間劇烈燃燒。長達一佰多英尺的巨大運載火箭斷裂成無數碎片，被火團裹挾著紛紛垂降，散落在發射場附近的戈壁荒灘上。

顯然，這是中共在成功地試驗了多種型號的軍用導彈之後，試圖躋身於航天大國而對遠程運載火箭進行的一次新的試驗。美利堅合眾國肯尼迪空間中心的《宇宙神 I B》偵察衛星，不失時機地攝下了這一幕悲劇性的發射試驗過程。

令人困惑的是，中共一九六五年曾成功地數次完成了中程導彈的試驗並用這種中程導彈裝載原子彈進行了接近實戰的熱核性打擊目標試驗，使原子彈的蘑菇雲在西北羅布泊上空再度升起，震撼了西方。但時隔四年的今天，中共不但毫無長進，反而明顯倒退了。

西方的戰略中心權威人士哈·特克爾和威廉·莫雷博士一致認為：中共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處在鼎盛時期，中共上層人物爭權奪利，以毛澤東為首

的黨中央已經不復存在，核心權力已由「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接管。這次運載火箭發射試驗所蒙受的挫折和恥辱，與中共上層其動蕩激進的政局不無關係。

……

這正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個異常寒冷而又殘酷的冬夜。

此時此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辦公室案頭的紅色電話「嘀鈴鈴……」，驟然響起。

急促的鈴聲打破了室內的寂靜。

看來，周恩來已等候多時，但電話鈴聲並未使他的那雙緊蹙的濃眉舒展，他在棕色的大地毯上停住了踱步，放開了端在胸前的雙手，折回身子，走到寬大的寫字台前果斷地拿起了電話聽筒……

與此同時，距離西北發射基地數仟公里之遙的北戴河林彪別墅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春橋，通過各自的秘密渠道分別獲知了遠程運載火箭發射試驗任務慘遭失敗的消息。

於是，幾條專用通信線全部開通聯絡，傳遞著一連串的指示、密令！

即夜。

從北京南苑軍用機場、上海虹橋機場各有一架專機先後匆匆起飛。

夜色中，飛機的引擎發出尖厲凶猛的轟鳴，撕破寂靜的夜空。

白色的機身搏擊著寒風，帶著異常刺耳的嘯叫，衝進了十二月寒冷的高空。

當機場的指揮塔台上再次發出一束束急迫而又短促的秘密指令時，兩個機組的領航員的航表方向指示盤上，即刻標出一條筆直而血紅的直線。

這紅線箭頭所指，赫然醒目——

中國西部火箭導彈綜合發射基地！

出山猛虎與不速之客

戈壁冬日。

十二月的晨光，慘淡、清冷，極似適逢開刃的刀鋒，眩目、耀眼並有一股蕭殺的寒冷氣息。

羅中漢司令員跨出機艙，深吸一口氣，禁不住打了個寒戰。

當他緩步走下飛機舷梯時，便被前來迎接他的幾位基地領導包圍了。

眼前的這幾位基地領導，都是他所熟悉的老部下，但細細想來，卻也有整整兩年不曾相見了。

安靜而寒冷的黎明，放眼望去，肆虐了一夜的暴風雪已經停止。

白雪皚皚的雪原向無際的天邊隆起，天地銜接處，仍然低垂著幾顆慘白的星星，似被戈壁的寒冷凍透了，透著一種莊嚴與肅穆的清亮，閃爍著白光。

羅中漢環視著，多少有些激動。他的目光最後落在幾位基地領導的身上，軍大

衣、皮帽子，笨重厚實的冬裝把他熟悉的部下弄得粗笨滾圓，一個個象雪原覆蓋下的沙丘一般，沒有棱角，圓乎乎的。大家也都無聲地回視著他。

兩年了！羅中漢司令員離開這個基地整整兩年了！

兩年前，來自國防科委的一份調令，將他調回北京接受政治審查，也是在一個大雪天，也是這些穿得滾圓的人來爲他送行，一雙雙大手握緊了，再握緊，甩動膀子抖幾抖，最後不動了，相互對視著，接受對方目光的同時，也把自己的目光送到對方的心底。大家彼此什麼也沒說，信念和叮囑以及全部的心聲，都在這最後的抖動中傳遞了出去，送給了對方。

「娘的，沒什麼大不了的，他們不會把我怎麼著。文化大革命抓走資派竟也抓到部隊來啦，抓他娘的所謂『軍隊一小撮』，讓人想不開哪！不過，你們留下的好幹吧！天大的事有我羅中漢一人頂著！」他用大手掌逐一告訴他的部下，然後咧咧嘴，大概是笑了笑，卻沒笑出聲來，又揮了揮手，走了。記得，他當時還想抽支煙，他卻來不及了，因爲他看見穿圓了的人群中，有的人已是淚花閃動。

白霧似的熱氣，在他眼前的那一張張熟悉的臉龐上飄繞，很快變成了白霜，凝

結在部下們的眉毛上和軍大衣的絨領上。大家一動不動地站著，都不吭聲，都在看著他。

羅中漢已是六十出頭的人了。他個頭不高，也不胖，大概永遠就這個模樣了。他利用飛機上的時間，已經把面頰刮得清光；大地的雪色使他剛刮過的下巴泛著青光，清瘦的臉上佈滿深深的皺紋，雙唇威嚴地緊閉著。

羅中漢移動了脚下的步子，似乎想說點什麼，卻沒發出聲來。

遠程運載火箭升空爆炸的煙雲，在他的眼前和腦海時時浮動。他見大家把頭垂了下去，或者看著別處，這些老部下的心中也承受著火箭發射失敗的重壓。寒風中流動著令人沉悶憂鬱的氣氛。看來誰也不願打破這種沉寂，彼此之間一時也很難說些什麼了。但大家相互間都能理解，都能掂量出彼此心頭那塊重鉛的分量。

羅中漢輕輕自語了一句什麼，便朝著停在跑道旁的汽車走去。他熟悉這台墨綠色的編號爲「01」的吉普車，在基地任職期間，這是他爲自己選定的專車。一九六四年，羅瑞卿大將到基地視察工作時，見他總是乘這輛吉普車，便笑道：「羅中漢啊，你怎麼總弄這麼個怪物當坐騎，也不怕硌著你那個受了傷的屁股？」其實，基

地司令部小車隊的各種牌號的臥車幾十台，但羅中漢討厭坐任何一種臥車，他總說臥車太他娘的嬌氣，只能跑好路，荒原大漠上還是吉普實用。看來，羅中漢的這些老部下並沒忘他的這一習慣，專門調來了這台吉普前來機場迎接。

羅中漢走近吉普，熟知他脾性的老司機在他進入車內之前，已將引擎發動，只待首長的身子一落座，隨著關門聲，汽車已經開動了。

幾十年的緊迫險惡的軍旅生涯使羅中漢養成的這些習慣幾乎毫無變樣地保持了下來。

吉普車離開機場，沿馬路向基地營區駛去。汽車的引擎聲被潮濕凝重的冷空氣吸收了，一點也不響亮，悶突突地低吟著。羅中漢輕輕挪動著身子，朝後靠了靠，以便使受傷的腰身稍稍舒服些。他重新坐好時，朝身邊的崔政委望了一眼，預示著他有話要說，或許用這個動作提醒對方以造成談話的機會。但崔政委連動都沒動，依舊抽著煙保持沉默。煙頭一閃一閃泛著紅光，不時照著崔政委那張鬍子拉茬的大臉盤。這是個受過高等教育但外表看來卻有些粗魯的老政工，然而此人凡事卻沉得住氣，與羅中漢搭班多年，一文一武，在性格上頗成互補。

羅中漢用一只拳頭抵了抵腰部，又分開五指用力按了按，只要稍遇寒氣，受傷的腰身便一陣陣酸痛。紅軍長征途中搶渡大渡河時，敵人的一塊彈片鑽了進來，迄今已三十多年了，他一直忍受著這痛疼的折磨。早幾年，進京參加軍委全會，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上將和副總參謀長張愛萍上將會勸他到醫院把那玩意兒取出來。但後來經醫院的X光機透視表明，那塊彈片是深嵌在骨縫中的，況年代已久，一般不會發生其它的病變，動手術對一個上歲數的人來講，並不是一件什麼好事。就這樣，那塊倒霉的東西就一直留在了他體內。

「怎麼樣，原因查清沒有？」羅中漢無法在痛疼和沉默中忍受下去，他終於這樣問道。但他看出崔政委那副難以啓齒的模樣時，口氣又緩和下來，輕聲說道：「老崔，幹我們這一行的如同生孩子，要懷胎、保胎、好生伺候，就是這樣，也還是有怪胎的，因為我們幹的是國防尖端科學的試驗嘛。」

話雖然是這麼說，但羅中漢的心中何嘗不焦慮、難過！

還是在十個小時前，在北京遠郊的一所部隊後勤倉庫裡，押送到這裡接受所謂隔離審查長達兩年之久的羅中漢，半夜裡突然被喚出陰暗潮冷的黑屋子，卻讓他乘

上一輛紅旗牌高級轎車，把他拉回北京。

後來的事實出乎他的任何一種意料。當他趕回北京，五十分鐘後，他已經出現在國務院的會議廳裡。

當時，大廳屏風旁的一扇側門被輕輕推開，腳步穩健但也是匆匆地走來一人，那人濃眉下有著深沉的目光，一直走到羅中漢面前，然後仔細端詳著羅中漢，許久，才用凝重的語氣說道：

「羅中漢同志，我找得你好苦呵！你能來到這裡，實在是容易哪！」
說話者是周恩來。

文化大革命已經三年多了，似乎早已進入觸及人們靈魂的階段，並有勢頭表明，這種觸及人們靈魂的政治運動還將進一步深入發展。盡管羅中漢對此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並未說出來，當初進京接受審查時，他還是抱定信任和自信的態度和離開基地的。沒想到，嚴酷的現實卻令他震驚了。當時，他剛下火車，雙腳剛剛踏上北京的大地，便被一夥自稱是專案組的人押走了。

兩年裡，羅中漢的皮肉吃了不少苦，老伴和兒女們就在北京，也無法同他們見